

南方的岸

孔捷生



7.5



SHI YUE

丛书

十月丛书
南方的岸
孔捷生

*
北京出版社出版
(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)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北京印刷一厂印刷

*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印张 113,000字

1983年2月第1版 1983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58,000

书号: 10071·449 定价: 0.5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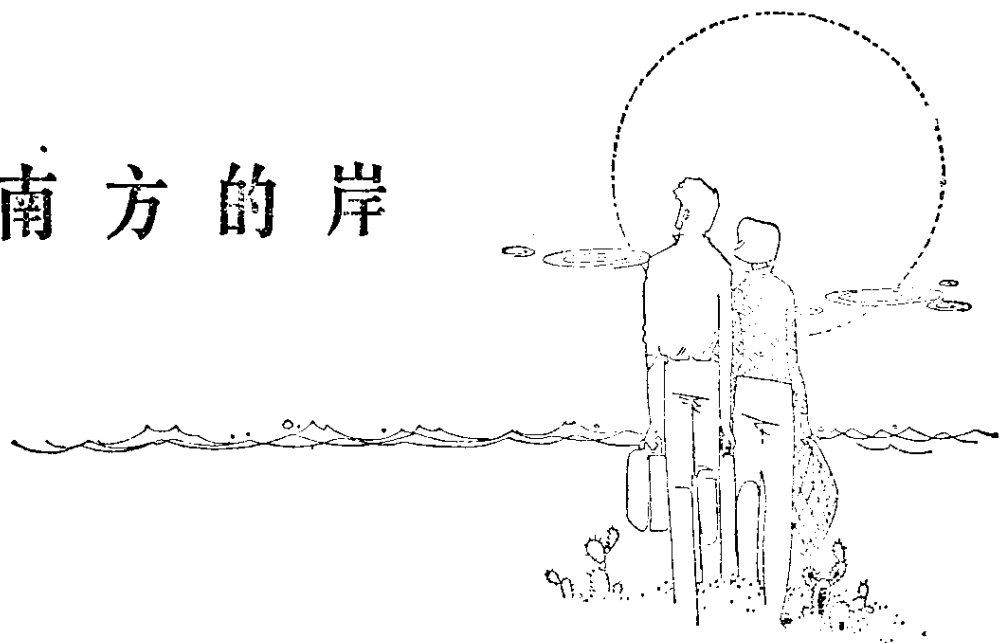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南方的岸..... (1)

旧梦和新岸..... (181)

——并非谈创作的创作谈

南方的岸



也许我们的心事

总是没有读者

也许路开始已经错

结果还是错

.....

也许

由于不可抗拒的召唤

我们没有别的选择

——摘自舒婷诗《也许》

第一章

起风了，夜雨阵阵洒落江面，对岸大同
酒家的霓虹灯化为一团玫瑰色的光晕……隐

约可闻的汽车喇叭。电影院散场后涌出的人流。一艘灯火闪烁的花尾渡在江中缓缓驶过，留下一声悠长的汽笛……

潮湿的江风刮来大都市夜的气息，而南岸却清冷得很。偶尔有三两路人打着伞匆匆走过。

“嗨——生滚鱼片粥——杂烩炒粉！”阿威扯开嗓门吆喝起来，把正在埋头看报的暮珍吓了一跳。路人那顶湿漉漉的伞映着对岸的灯光，渐渐消失在雨雾中。

“撞鬼！赶着去投胎！”阿威嘟哝着骂起来。

暮珍没再抬头。傍晚营业高峰过后，她就拿起这张顾客扔下的包过什么食物的报纸直看到现在，不知上面有什么文章吸引她。要是我，恐怕连标点符号都能记住了。

铺子外面，洋铁皮咣当作响。风掀动着我们这块招牌，雨水泼洒在红漆书就的“老知青粥粉铺”一行大字上，留下一道道不规则的水迹，象泪，象汗水……

两年了。在炮仗噼啪声和纷纷扬扬的红纸屑中，这块洋铁皮招牌被挂上去。当时有多少莫名的惆怅和朦胧的憧憬，犹如处女地上栽下的胶苗，不敢保证成活。然而，在南岸这边，全是工厂和工人住宅区，从二十四岁到三十四岁之间的工人，都被这块招牌触动了。他们宁愿到我们这儿吃早点、夜宵甚至正餐，而不去光顾邻近的大茶楼。粥粉铺生意兴隆，盈利可观。也许我们这三个老知青就在这棵树的绿荫下度过此生的岁月了。

夜雨淅沥，思绪在江声中起伏……

“喂，老兄！”不甘寂寞的阿威从来不会把厚嘴唇闭上

十分钟的，“居委会的金牙婆又打我们的主意了，说这条街有好些待业的想入股，你知道吗？”

我不作答。暮珍还在翻看她的报纸。

“嘿，奶毛还未褪呢，见过水牛撒尿吗？别坏了我们招牌的灵气——哼！”

这块招牌意味着什么？“老知青”。既不是光荣，也不是耻辱，它不过是历史奇特的一页——“不过是”！说得轻巧，它是整整一辈人的青春！

胖肚子煤灶吐出蓝蓝的火舌，满满一锅粥白白滚沸。我百无聊赖地拿起已读过一遍的《羊城晚报》……全国甲级足球联赛；葛洲坝试航；柬埔寨的丛林战……越南人打不赢的。我们都见识过密不透风的热带丛林，雨季、旱季、橡胶园……

钟声。又一班渡轮从对岸驶来。

“哎，财神爷来了。”阿威把烟蒂一弹，暗红的弧线还没落到马路上就被雨水熄灭了。暮珍放下报纸，开始戴口罩和白帽子。我没动。从北岸夜归的人，往往已经在那些霓虹灯照耀的馆子里填饱肚皮了。

渡轮靠岸。搭客稀疏而且行色匆匆，一出码头便走散了。阿威又嘟哝着骂骂咧咧，暮珍准备坐下来继续翻她的报纸。

一件雨衣在风中飘摆，近了。原来雨衣下有三个人——两男一女。他们走进铺子。

“喂，别乱抖！抖到粥里了。”阿威对那个穿圆领衫的

长发男子叫道。那人满不在乎地把雨衣哗啦哗啦再抖几下。

大概是躲雨的。我们谁也没上前招呼。

……调笑声不堪入耳。

“喂！伙计，有酒吗？”一个哑嗓子。

我放下《羊城晚报》，首先看见暮珍蹙起的眉头。我正要开腔把这伙男女打发上路——

“有，要多少有多少，只怕你没钱！”阿威的声音。

我诧异地看着阿威从餐具橱里拿出一瓶未启封的“梅州大曲”。

“三碗鱼片粥，半斤牛肉炒粉。”

暮珍迟疑地看着我。我默不作声地兜上围裙……

“哎唷——烧嗓子！”那女的用手掌直扇喉咙，贱声贱气地叫道。

“啧啧，真过瘾！我就说过嘛，大茶楼没好酒，家花哪有野花香呀！”长发男子引用一句不伦不类的流行曲歌词，也斜着眼往那女的身上什么地方拧了一把……

暮珍无法继续读报纸了，她皱起眉头望着烟雨迷濛的北岸，阿威则又点上一支烟。

……这出恶俗的闹剧终于演完。满脸潮红的长发男子跳起来，一条褪了色的项链在短粗的脖子下晃动，“算钱，多少？”

“六块五。”阿威厚嘴唇上的烟卷跳动两下。

“啊——？”

“六块五毛。”阿威拿下香烟，徐徐喷出烟雾，又重复

一遍。

“什么？打死狗讲价！你想抢钱呀！”

阿威凶狠地眯起眼——我熟悉这副神情，是大打出手的前奏——“衰仔！^①认清这块招牌，你阿爷开店，没价钱好讲！嗯——怎么样？”

晃动的项链，暮珍煞白的脸，阿威捏紧的老拳……我不动声色地拿起沉甸甸的切肉刀，开始剥那早已拌好的牛肉饼。

静默……

窸窣声。他们在数钱。暮珍不出声地吁了口长气。

长发男子把钞票摔在桌子上，雨衣也不披，三个人一头扎进雨中，跑过半条马路才敞开嗓门叫骂，江风把那污秽的声音刮跑了。

“臭飞仔，没上阵就尿裤子了！”阿威把钞票往收款箱里一丢，拿起酒瓶晃了晃，“喺，还剩一半多，今天才买的，哈，眨眨眼连本带利都回来啦！哎，喝两盅吧，去去湿气，飞仔请客，不喝白不喝！”

那伙男女好象是后面那条街的待业青年。那儿办了个青年洗衣店，几个待业青年合股买了几台洗衣机，生意很好，附近工人宿舍那么多……这几个为什么不入股呢？有份工作总不至于堕落成这副下流模样……

暮珍站起来去洗碗碟，我瞥了一眼她搁在柜台上揉皱

^① 粤语，即“臭小子”之意。

的报纸，是张《海南日报》。那上面究竟有什么值得她如此着迷的呢？……阿威已经在橱里叮叮咣咣地拿出两只小碗和筷子。我只好起身说：“我来炒下酒的。这雨我看停不了，干脆明天收档歇一天吧。暮珍，你先回去，炉子我来封。”我瞅瞅大纱罩下的东西，又说：“牛肉卤起来，杂烩我们下酒了，鱼片放不住，你拿回家吧。”

暮珍点点头，却默默地洗涮，扫地，上门……

“昨天去沙园农贸市场转了一圈，牛肉和鱼都起价了。”阿威呷口酒，“你看……咱们要不要加加码？”

“再说吧。”我闷头喝酒。

风雨萧萧，江潮起落。马路上连行人都没有了。

“我先走了。”暮珍轻声说，随即撑开雨伞走出门去。

踏水声。路面溅起一片白茫茫的水沫。风把电线刮得呜呜响，远处一盏昏黄的路灯下，暮珍的伞顶闪动一下，隐没了。

“……应该送送她。”我倦怠地说道，却不大愿意动。酒浆象一股热流，很惬意地从胃部缓缓爬向全身。

“算了吧，才抽一支烟的路。这种天气，鬼也不愿爬出坟墓。”阿威夹起一块猪大肠，咂吧咂吧嚼起来，“她……那阵……还算……啐！”他把嚼不烂的猪大肠吐出来，“她那阵长得还算过得去，嚯，女的一到三十，完啦！”

男的呢？我们也三十岁了，完了吗？我相信还没完。但“相信”这词儿在天平上有什么份量？！当初整整几辈人就是不假思索地相信……结果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代价？做

任何事情都得有代价，问题在于那件事情值得不值得……
我下意识地用筷子头蘸着酒滴在桌上随手涂画。

“啧啧，这酒不错……你还在记日记吗？”

“——啊？”我听不见他前头说的话。

“我说，在海南那些鬼日子，你天天晚上写呀划呀，宿舍里数你买煤油最多，我以为你卖乖写学毛著心得呢！……”

……这就是代价——多年的“鬼日子”，只剩下一大叠残破的日记本。我还在写，不过不是记日记了，一笔流水帐而已……可我还在写。好象要从那叠记忆的断章残页里翻寻、发掘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……发现没有呢？没有。我只是在寻找，也许有一天会找到，也许是白费劲……不管怎么说，人总得找点事情给自己做。

阿威拿起酒瓶，瞥一眼我的碗，“嗨，老兄，你这叫洗胃，还是慢点来吧。”他又咕噜咕噜地给我斟上。

谁发明这种液体的？它给人们带来什么？飘飘然的微醺？尽兴的酩酊？忧愁的洗涤剂？……随着阵阵酒呃，似乎有许多陈年旧事翻上来，酸甜苦辣俱全……

对岸海关大楼的自鸣钟敲响了。钟声悠长而颤抖……是风吹的。那大楼前面就是一号码头，我们天天与它遥遥相望——时间老人开的并不幽默的玩笑。

翘向寥廓秋空的高音喇叭反复播出一支进行曲，炮仗锣鼓混成一片，震撼着人头攒动的一号码头。钟楼上惊起的鸽群盘旋半天落不下来。

我靠着栏杆，把打得有棱有角的行李包（是步行串联时学会的）放在脚下。

潮水拱动着码头边的一排旧轮胎，不时溅起几星飞沫。我将胸前纸扎的大红花扯下来揉成一团，又默默撕碎，撒向江面。绉纸一沾水便溶开了，象血滴……这个码头在不久前的夏天还爆发过血腥的武斗。带弹洞的空汽油桶，墙脚暗褐色的斑点都记录着那个震撼全城的夜晚。现在那堵墙却糊上了红红绿绿的大标语——“热烈欢送革命小将奔赴……”。可悲的是小将们却不晓得自己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了。轮船尚未停好，就有一批红卫兵不顾海员的劝阻，冲上船在桅杆上升起自己那派的战旗。于是，敌对那方不甘示弱……拳头，舌头，挽起的袖子，挥动的宽皮带……工宣队员手忙脚乱地制止……然而，这样的狂热比起先前来已大大冷却了。更多的同学在黯然地与家人依依惜别。垂泪，劝慰，或者装出快活的样子说东道西。

同班同学丽容扯着妈妈的袖子摇晃，抽噎得上气不接下气。母亲劝了半天无效，茫然地抬起失神的双眼四下寻找。我走了过去，“阿姨，您来了。”

“啊，易杰，是你。瞧这孩子！劳烦你多照顾照顾她。”

“嗯。”我不忍地看着她额上一绺变灰的头发。三年前她还是那个仪态优雅的演员，而今不知在干什么。不管怎样，总比丽容的爸爸好过。那个大导演被关起来了。

母女俩又说起体己话，我退回栏杆边……没人送我，妈妈病倒了。我原想申请下一批再出发，工宣队不批准，

凑够了人数好上报——“占领上层建筑”搞“斗批改”取得了如何辉煌的战果……

阿威也没人送。他那当搬运工的父亲大概为能把这个老寻衅打架，惹事生非的儿子打发得那么远而庆幸吧。暮珍的双亲也没来，倒是一群弟妹来了，足有六、七个之多。从扎小辫到拖鼻涕的，都在人丛中奔来走去，对码头和轮船表示出快活的惊奇，暮珍还得操心照看……除了这几个同学还有谁？上山下乡名单发榜时，我看见自己的名字和去处便挤出去了，不知其他人命运如何。啊，还有“四眼”，在那边和亲人话别。

阿威满不在乎地坐在栏杆上，一只壮实的胳膊勾着我的肩膀。从前，我这“三好学生”难得与他这么亲近。三年过去，我已看不出这“好坏”的分野在什么地方。我至少还一度参加了红卫兵组织，而阿威一开始便回家逍遥去了。

“喂，你瞧，工宣队长过来了，丢那妈，看他还管得着不！”阿威从裤兜里掏出包压扁的香烟，大模大样地点燃，晃悠着腿抽起来。

工宣队长装作没看见，走过去了。

“哎，她怎么来了！”阿威忽然叫道。

我愣住了——麦老师走进了码头……工宣队进校，黑牌不时兴了，“牛鬼蛇神”不再被关押，听说要把他们清理出教师队伍，打发到老远的干校去。她的命运……

我费劲地穿过人群，向码头入口处挤去。我看见她参差不齐的头发——那掩盖不住屈辱印记的短发在攒动的人

头上隐现。“麦老师!”“麦老师!”各种音调在打招呼。经过那次批斗会——烈日、高帽、唾沫、失去理性的怒骂，最后是一把闪闪发光的剪子——我仿佛第一次发现她有这么多学生。连高中的大同学们对她都毕恭毕敬……即将远离故乡，不可知的未来，亲人的泣别……这一切，终于使冻结几年的感情融化了。

当看到麦老师从一帮为升战旗大动肝火的红卫兵身边走过时，我的心掠过一阵莫名的紧张。然而，他们也没怎么样，只行注目礼。倒是麦老师对他们中的一个说了句什么，那人点了点头……

“麦老师。”我终于挤到她跟前。

她站住了，定定地看着我。失血的脸上一瞬而逝的惘然，她笑了，是苦涩忧伤的笑。

“——易杰，差点认不出来了。”

自那次批斗会后，我就再没回过学校，如今我比她高出一截。我甚至不可能把眼前这枯瘦的躯体，与过去讲台上那张容光焕发的面颜联系到一起，简直是另一个人!……教工排球队的二传手，出色的弹跳，灵巧的托球，又是最年轻的班主任……我的语文老师!

“你是今天走，还是送同学?”

“今天走。”

“你妈妈呢?”

“没来。她病了。”我垂下头，脚尖搓着谁揉皱扔下的大红花。

麦老师默然端详着我。过了片刻，她叹口气问道：“班上的同学呢？”

“都在那边。”

阿威见她走近，慌忙把烟头丢了……麦老师跟暮珍说了好些话，暮珍直点头，眼圈红红的。

轮船上一个海员拿着半导体扩音器喊叫着什么，声音被码头上的喧嚣淹没了……宏亮的汽笛突然拉响，震荡消失后，码头上一片肃静；当人们意识到别离的时刻终于到了，就突然爆发出一片撕心裂肺的哭喊……

人们都转向自己的亲人，撇下惘然若失的麦老师。我走上去，“麦老师，我们走了。您……我到了海南会写信给您的。”

她苦苦一笑：“别写信，我也很快就要离开学校了。”

我恍然。

她转向那艘轮船和灰濛濛的江面：“易杰，还记得你那篇作文吗？”

我默不作声。

“不要忘记。”她吁口气，轻轻地说。

……大海。航船。南方。这就是我写在方格簿上的理想。周围一片唏嘘。我眼皮发涩，为少年时的梦，为病中的母亲，为饱历磨难的老师，为码头上的一切……不能流泪！我已经十七岁了。

……

城市，码头，海关大楼都在动荡不定，逐渐后退，挥

动的胳膊和手绢开始模糊。江风吹来一阵混杂的声浪，谁也听不清亲人最后的叮咛了……女孩子们扒着船舷哭得直抽噎，男同学目光呆滞……

螺旋桨搅起浪花，轮船在江心转圈掉头。灰濛濛的南岸呈现在眼前……那棵凤凰树在哪里？下面是我的家。青砖小屋里，母亲也在临江的窗前遥遥眺望吧？！

一股热泪充满我的眼眶。

第 二 章

“滨江路一百五十三号三楼。”我掏出麦老师的字条核对一下，确认没有弄错，就是这扇虚掩着的绿漆铁门。

攀援着三角梅藤蔓的栅栏。小花园。苍苔点染的假石山。一只肥胖的花猫在徒然俯视小池子里浮沉的金鱼。没有人，每扇窗户都低垂着窗帘。

来早了。尽管海南建设兵团那单调冗长的起床号已沉寂好多年，但它的毫无感情色彩的召唤却化为潜意识，成为神经中枢里一个隐蔽持久的信息了。加上粥粉铺开张后，早市也颇为紧张——捅炉子、炸油条……这生活节奏与这幢小洋楼恬静的情调相去多远！

沿江的榕荫下错落着许多幢这样带花园的洋楼，都是华侨产业。军管年间房主被强令搬迁，军队家属纷纷“进驻”，而今陆续退还了，但却人事全非。侨眷死的走的都不在少数，搬进去的往往是房主的亲属。大概麦老师也是其中一个。

清晨的江滨很幽静，只有几位长者在榕树下打太极拳和练气功。也许在小花园里坐一会不碍事吧，反正没人。铁门吱嘎一响，我走进去。被惊动的只有大花猫，它跑到爆竹花架下一角它认为安全的地方，发出呜呜的恫吓。

彩鳞斑斓的金鱼拖着奇异的长尾悠然自得地游动，放养的茜草婀娜飘摆。没有风浪，没有烦恼，生活在和平安详的环境里。这是不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世界？

铁门眶当，打断了我刚开始的遐想。是送牛奶的中年妇人。她在犹豫，眼色与那只花猫一样，怀疑、警惕，从我的白衫领审视到笔挺的裤线……她最后决定不开口质询，走了。

我好笑地看着裤线下面溅上了少许泥点的新皮鞋，深感这套行头能起到特殊的作用。铺子开张，可谓财源广进，我也添了几身象样的衣服。刚才，许是知青习气未改，或是因为没有机会穿，这套衣裳散发着樟脑丸的气味儿，致使送奶妇人稍稍犹豫了片刻。

昨夜的豪雨出人意料地在天亮前停了，空气和泥土一样，湿漉漉的。“雨后的清晨……”在骚人墨客眼中意味着诗歌和抒情散文。而在海南，则是施肥、喷药、灌满雨水的脚印……

我在花架前坐下来，再次展开麦老师的字条。她的笔迹一点没变，就象当年写在我作业簿上的批语——“已阅。文笔流畅，首尾呼应。但要注意错别字！”

没想到我们的师生关系竟在十二年后再度延续。若不

是为了改得一塌糊涂的稿子，我是断然不会回去参加校友会的。倒不是因为丽容必定到场，也不是因为我的粥粉铺没给母校带来光彩。我不过在那校园里上过两年初中，很难产生什么持久的感情。只有麦老师……她对坐在主席台光荣席上光艳照人的剧坛新星和我这“小摊贩”是一视同仁的，尽管她对我和丽容之间的往事一无所知。我鼓足勇气把一卷稿纸递过去，“麦老师，这些……请您有空……”她接过去，一下未领悟过来，后来才高兴地说：“我一定看，过些时候拣个星期天上我家来吧，这是地址。”……

如今我坐在这里，周围一切都很陌生。麦老师原来也住南岸，我去过，在春节……那枝红艳艳的桃花，插在仿宋瓷瓶里，象棵小树。她炸的杏仁油角很松脆……戴眼镜的叔叔，是她爱人，一肚子令人捧腹的笑话……

“你找谁？”

眼前出现一双白网球鞋，两条颀长匀称的腿，羽毛球拍，一张绯红的脸。

“请问你找谁？”

“我找三楼。”

少女抬眼望望三楼的窗户：“没人？”

“我想等会儿再上去。”

她不客气地打量着我，眼睛一闪一闪的。这目光毕竟与送奶的和大花猫有所不同。差别在于……也许就是扑面而来的青春气息。年轻人不那么多疑、戒备……凡陌生人都须提防，这种畸形的社会心理是什么时候形成的？……